

1
难

/每个字母都有相对应的盲文，在每页近半米宽的盲文书上，一个略长的英语单词就需要占据一行。/

“Are you ready everyone? We are getting started!(大家准备好了吗?我们要开始上课啦!)”在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郑建伟家的书房，他娴熟地打开电脑，进入网上会议室，与线上的同学们打招呼。“我们继续上周的课程，先点评一下作业，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，有这样几个小问题……”

每周，他都要花费至少3个小时上线上英语公益课，再花3个小时批改、点评孩子们的作业。

英语早已成为郑建伟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他也一直在将学习英语的乐趣，分享给更多的人。

盲人学习英语是不是特别难?他轻轻一笑，并没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讲起了自己学英语的故事。

其实，他学英语也是“半路出家”。“80后”郑建伟是重庆黔江人，先天性双目失明，但他从小就很“倔”，相信自己跟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，只是眼睛看不见而已。

2006年，他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后，回老家中医院当了一名针灸科医生。在很多人看来，盲人能成为一名针灸医生，已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。但郑建伟却不这样认为，“谁说盲人只能靠按摩、针灸为生?我想去外面更大的世界看看……”

他想读研。然而，当时国内没有招收盲人研究生的学校，要读研只有出国。

语言障碍成为摆在郑建伟面前最大的“拦路虎”。他高考时并没有考英语，大学里也不用过四六级，英语水平近乎一张白纸。

2009年，郑建伟辞职回家开始学英语。去报培训班，老师说不知道怎样教育人，委婉地拒绝；市场上没有盲文资料，他就在网上购买《新概念英语》电子版，四处寻找可以把教材打印成盲文的地方。

在重庆图书馆，郑建伟找到了盲文刻印机。整整几本书都需要打印，工作量巨大，中途机器还因过度运转而“罢工”。

每个字母都有相对应的盲文，在每页近半米宽的盲文书上，一个略长的英语单词就需要占据一行。抱着堆积如山的盲文英语资料，摸着牛皮纸上密密麻麻的凸点和凹点，郑建伟开始自学。每学一个单词，要先把字母“摸”完，然后在心里拼读。

一个单词一个单词，一个语法点一个语法点地“硬磕”，通过近三年的英语学习，作为西南地区首位雅思盲人考生，他先后3次走进考场。

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单独为他开了一间办公室作为临时考场。原本10多页的考卷被翻译成近百页的盲文考卷。其他考生几十分钟就能完成的阅读题，郑建伟要摸上几个小时。

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考试，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考了12个小时。他最终考出6.5分(满分9分)的好成绩——这意味着他能“较有效地运用英语”。

郑建伟也得出了结论：“盲人学习英语，绝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!”

2
悟

/留学的最大收获，就是让郑建伟验证了一个假设：让残疾人和健全人在同一环境接受融合教育非常重要! /

2013年，郑建伟被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对外英语教学专业录取，攻读硕士，成为这所学校当年唯一的中国盲人学生。

在一个非母语国家生活学习，即便是普通留学生也要经历一系列挑战，包括环境的变化、语言水平的差异，对于视障者而言，要面对更多繁琐和困难。

回忆起留学生活，郑建伟哈哈大笑，“其实啊，只要不怕折腾，就完全



郑建伟

用力去拥抱
这个美好世界

盲人海归硕士郑建伟用英语助视障孩子“看见”世界



《新概念英语》(上下册)拿在手里也就半瓶矿泉水那么重，但如果“翻译”成盲文，两本书的内容叠放起来却有半个人那么高!

重庆盲人郑建伟家里就放着这样一摞摞盲文英语教材，需要花费超出常人许多倍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。

他靠自学英语，去英国留学，考取了硕士，并免费为来自全国的视障孩子上英语课。3年多来，郑建伟为他们打开了英语的大门，以及通向世界的大门……

没问题!”

刚去英国，语言还不够好，他就用录音笔把每节课老师讲的内容录下来，回寝室反复听，有问题时向同学请教，直到弄懂为止。有一次导师跟他一对一谈话，他提出了几个疑惑的问题。然而老师却“闲扯”些不相关的内容，让他听得相当崩溃，反复强调了自己的问题，却依然没得到答案。

他沮丧地结束了谈话，礼节性表示感谢。回宿舍后，把录音笔内容播放出来逐字逐句听，却发现原来导师一开始就回答了他的问题!“因为自己的语言使用焦虑，导致没有听懂，才闹了笑话!”

而如何应对语言使用焦虑，也是他专业学习的内容之一。郑建伟表示，在学习中，过度的焦虑会让本身具备的语言水平降低，达不到最好的学习效果，最好是能保持中等焦虑。

老师告诉他，不用去掩饰自己身体上的不便，也不用把每个环节都设计得完美，看不见就是看不见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“这种提示让我豁然开朗，在获得知识的同时，更获得了人生的成长。我告诉自己，放开一点，不要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!”

他渐渐融入异国他乡的生活，甚至第一次去超市买菜回来自己做，哪怕只是简单的西红柿炒蛋、煮方便面，也怡然自得，还会邀请外国同学来家里吃饭。

留学的最大收获，就是让郑建伟验证了一个假设：让残疾人和健全人在同一环境接受融合教育非常重要!

3
梦

/视障孩子诵读英语的声音坚定又有力，他们正在用力去拥抱一个充满艰难，但却无比美好的世界。/

正是这样的留学经历，让他萌生了创业做英语培训的念头。“我看不见，要去教‘明眼人’英语，在其他人看来不可思议，但我觉得差异不一定是鸿沟，而是资源，能积极了解、丰富彼此。”

回国后，他创办了自己的英语培

训机构，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视健学生，如今他的学生有不少考上“985”“211”，也有出国留学的，最早的一批已走上工作岗位。

“郑老师的英语课非常有趣!”郑建伟的学生小楠说，“他不仅是教授我们另一门语言，更重要的是，让我们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，理解文化的差异并懂得如何去交流……”

自2021年开始，郑建伟开设“郑老师英语公益课堂”，免费为视障儿童线上辅导英语。

“谁说盲孩子在学业上无法跟普通孩子竞争?我就是想传达，普通人能做到的，盲人也能做到，而且可以做得很好!”

“空中课堂”的学生遍布全国，从七八岁到十七八岁。

学生陈林(化名)悄悄告诉郑老师，“以前我对英语很抵触，听着就像‘天书’。上了您的课，才觉得原来学习也可以这样有趣，还能通过英语去了解外面的世界。”陈林是低视力孩子，在普通学校就读，但性格内向，不太擅长与同学交流。为了打开他的内心世界，郑建伟教他听、说、读、写，鼓励他在教室大声诵读英语课文，牢牢记住要点。

上学期，陈林的英语考了全班第一，还当上了班里的英语领读员，同学们也都纷纷向他请教英语难题。陈林向郑建伟报喜：“感觉自己自信、开朗多了。老师您说得对，视力障碍并不妨碍我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!”

郑建伟欣慰地笑了——这正是他的初衷，让视障孩子们更自信、勇敢，为他们打开一扇新的大门。

每周的公益课堂，郑建伟一直坚持了三年多，至今已辅导上千余人次。昨日周五，到了上课时间。妻子将一杯热茶端到书桌上，郑建伟打开电脑，抚摸着点显器，开始了远程授课。

屏幕那头，视障孩子诵读英语的声音坚定又有力，他们正在用力去拥抱一个充满艰难，却又无比美好的世界。

新重庆一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



郑建伟用电脑远程授课



远程授课使用的点显器



郑建伟在国外留学时和同学合影

照顾“智障小叔”30年
超越血缘的亲情

“你怎么不吃了?”

“不饿!”

看似平常的对话，却让田柏艳意识到了不对。

“啊……”她让股学炎把嘴张开，发现他的一侧牙根红肿了，原来是疼痛让他吃不下饭。股学炎很少与人交谈，只有悉心照顾了他30年的田柏艳才能明白这些细节。

“股学炎在年轻时意外受伤，导致现在79岁的他智力只相当于四五岁的小孩儿。”田柏艳是湖北人，1993年来到重庆江北，与股学远结婚，夫妻俩和公公、小叔股学炎住在一起，自那时起，便学着一起照顾股学炎。

2011年12月，股学远因脑干出血病倒了。在医院守护股学远的第40天，田柏艳隐约听见昏迷中的股学远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句：“老二，快来吃抄手!”她紧紧地握住丈夫的手说：“你放心!我一定会照顾老二。”

第41天，股学远去世了。照顾股学炎的担子落在了田柏艳的身上。为了方便挣钱养家，她便在家附近的厂里找了一份工作。“每天早上不到6点，就摸黑起床做好早、午餐温在锅里，然后去上班，晚上7点过下班回家。”田柏艳回忆，一家人的生活虽然过得拮据，但也其乐融融。

而当亲朋邻里劝她再找一有个有缘人时，田柏艳当即提出：改嫁可以，但要接受“傻弟弟”股学炎，再婚后能继续照顾他。2013年，田柏艳遇到了接受她“过分”要求的现任丈夫陈尧。婚后，他们一同经营着位于鱼嘴镇的麦克药房，照料“傻弟弟”，若只看外表，现在的股学炎身材高大，衣着干净，与常人并无二致。

“他是我的亲人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抛下他，虽然他不‘懂事’，但只要他每天过得开心、轻松就好。”田柏艳的眼里满是幸福。